



梅 楓
初 丹
涼



梅 洁 枫 丹

——郭霁云回忆录——

中国妇女出版社



梅洁枫丹

—郭霁云回忆录

责任编辑：田景昆

梅 洁 枫 丹

——郭霁云回忆录

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总经销

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 5.625印张 121千字

1991年7月北京第一版 1991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2,500册

ISBN7—80016—579—5/K·24 定价：3.30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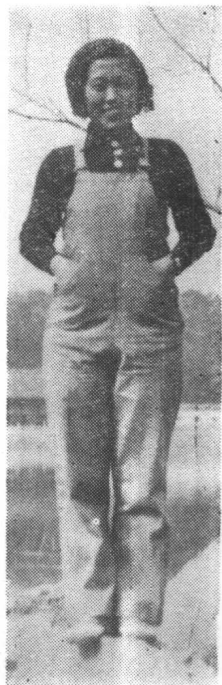
郭霁云同志近照



▲ 1953年在哈尔滨市任市
妇联主任和亚麻厂厂长



◀ 哈尔滨女一中“五淑蓝球队”，右起第二人是郭霁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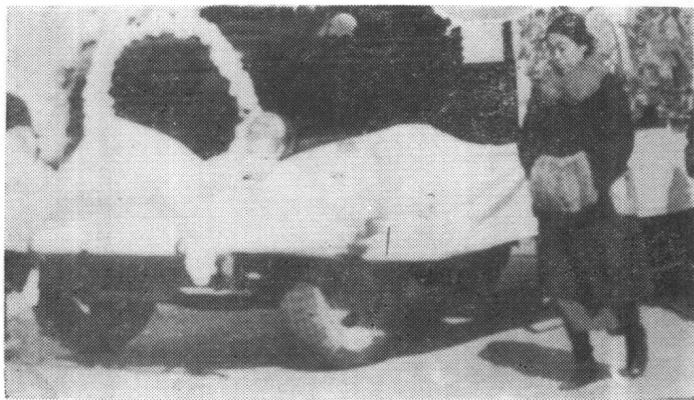
▲ 1935年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国际贸易系参加“一二·九”爱国学生运动

▶ 1938年在河南第一战区司令部政训处妇女工作委员会任中校主任





◀ 1939年在延安女大任秘书长



▲ 1946年为兆麟将军护灵

坚定的
共产主义信念

康克清
91.5.18

121536

多事常在
晚云如水生輝

賀齊雲同志
回憶錄出版

韓光
元魁年
五月一日

出清沈而不染
迎去風而飄香

敬贈雲雲同志

林然強



羊年七月二
日

從愛國救國到愛
黨愛社會主義共
產主義我老而彌堅

楊易辰



一九九一年六月

目 录

一、江城女中.....	(1)
二、古都风云.....	(10)
三、第一战区.....	(30)
四、延水悠悠.....	(50)
五、重返江城.....	(74)
六、长春之行.....	(98)
七、疾风劲草.....	(113)
八、人大代表.....	(132)
九、十年浩劫.....	(146)
十、壮心不已.....	(156)

《梅洁枫丹》

——郭霁云回忆录——

“耐雪梅花洁，经霜枫叶丹”。这是楚老赠我的一帧手书条幅。在我的起居室里，摆着一个普通的书橱和几张沙发，只有墙上挂的这帧条幅，是我所最珍惜的。许多同志来了，都不免谈起它：

“噢，是人大常委会楚图南副委员长的手书呀！”

“楚老的字真是苍劲有力。赠给你的这两联评语，也不同一般哪！”

楚老的书法苍劲有力是一点不错。至于写给我的赠言，那是对我的一种激励，每当我看到这帧条幅，总给我一种奋发的力量。楚老是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位启蒙老师。我的回忆，就从这里开始吧。

一 江城女中

1928年8月，我13岁小学毕业，考入了哈尔滨市第一女子中学。学校位于哈尔滨南岗区邮政街，离俄国人的东正教大教堂（喇嘛台）不远。该校创办于1925年，原名从德中学，校园四周环绕着高高的围墙，西式花铁栅栏大门，教学楼是一座俄罗斯式的古典建筑。校长孔焕书，毕业于吉林省

立女子师范，是当时哈尔滨唯一的女校长，也是哈市的名流。她治学严谨，为人正直，但是有较浓厚的封建意识，平时不苟言笑，女学生们都有些怕她。不过她选聘了不少有真才实学的老师任教，楚图南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位。

楚老师是云南人，具有南方人的热情性格。当时他不到30岁，瘦长的身材和脸庞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，似乎能洞察一切。他讲授的历史和国文课，学生们都爱听。特别是讲历史课时，他总是含着饱满的激情，在讲完课之后，往往以他渊博的知识，插讲些历史典故和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英雄故事。他讲到中英南京条约、中日马关条约、中俄璦琿条约以及1900年“八国联军”侵略中国，迫使清王朝签订的辛丑条约时，就是在控诉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痛斥腐败的清王朝。他十分沉痛地讲述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后，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——南京条约，把香港割让给英帝国主义，从此中国南方的门户大开，还把从人民中搜刮的2100万两白银，作为赔款。当他讲到1858年中俄璦琿条约，清王朝把黑龙江、松花江两岸大片肥沃的土地，拱手送给了沙皇俄国时，他两眼发出了愤怒的火花。特别是在讲到辛丑条约，付给德、俄、日、法、英、美、意、奥等国的赔款竟达4万万5千万两白银时，他就象一头受伤的雄狮在怒吼：“中国的领土被撕扯得支离破碎，4万万5千万善良勤劳的炎黄子孙被吸干了血汗，在饥饿与死亡线上痛苦地呻吟着！难道我们能永远这样生活下去吗？”楚先生的课，震撼着我们这些青少年的心，许多人含着热泪聆听着，思考着。我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做为一个中国青年，我们不能总在国耻、割地、赔款中过日子。中国人要有爱国心，要奋起反抗列强对祖国的蹂躏”。听了楚先

生的课，我心中好象打开一扇窗户，懂得了不少道理，一下子长大了许多。大家都说楚先生的课讲得好，我们都很敬佩他。

楚先生平易近人，从不摆老师的架子，同学们课堂上弄不懂的问题，随时可以向他请教。他的藏书不少，同学们也常借来看。至于他讲的广州平英团痛惩英国侵略军，太平天国起义以及义和团运动的故事，则是书本上所看不到的。记得听了楚先生讲中俄璦琿条约这节课时，我特别激动。因为这与我的家史密切相联。

大约是19世纪中叶，沙俄凭借璦琿条约侵占了黑龙江以西的大片肥沃土地，我外祖父一家被迫逃离了故乡。在黑河对面的海兰泡，为一个俄国富农种地。这块肥沃土地正是1858年中俄签订璦琿条约时割让给沙皇俄国的。在这里外祖父、母亲、大舅都逐渐学会了一口没有文法，但相当流利的俄语。在海兰泡的生活虽然还过得去，但是他们心中总依恋着故土，所以积攒了一些钱之后，又搬回黑龙江边的江东六十四屯，在这里盖了一所小房，安居下来。从此，外祖父母和舅母种地，舅父打猎，我母亲12岁时就挑起了家务重担。一家5口人的三餐饭要她做，她人小、个子不高，要站在小板凳上才能够着锅台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她也学会了打猎、骑马、游泳。

她告诉我许多满族人旧日的生活习俗。女孩子们在未出嫁前，是最无忧无虑的了。一不要象汉族女孩那样忍受缠足的痛苦。二不必拘泥汉家那么繁杂的封建礼教。每当过新年的时候，女孩子们都穿上漂亮的旗袍和镶着花边的坎肩，脚踩花盆底的高底鞋，头上梳着两把头，戴着大红花和流苏。姐妹们见面，相致蹲身礼，见了平辈的老爷们儿行举手礼。要

是见了尊亲长辈，那可就得行跪拜大礼了。不过行礼之后，总是能得着一份压岁钱的。我外祖父家生活是很困难的，平日是以打猎为生。平时总是进山去行围、打猎。她跟着大人一块去打猎，能打到狍子和珍贵的山禽“飞龙”。到了大雪天在林子里下套子，还能套住狗熊和野猪。最有趣的是采蘑菇，得先学会区别那些是有毒的，那些是可食的。如果在一棵树干上发现一个猴头蘑菇，那么在对面树干上准能找到另外的一个，“猴头”总是这样一对一对的生长着。每当母亲讲起这一切，都引起我对那片广阔肥沃的土地产生无数的遐想。可是那黑土地、大森林和埋藏在地下的宝藏，都被沙俄强占去了。1900年沙俄侵略军的洋枪、大炮击败了清兵，开始了血腥的大屠杀在回忆这段往事时，母亲眼睛流露出仇恨的目光。“当时俄国侵略军用大炮轰击了海兰泡、江东六十四屯、黑河镇和瑗珲城，到处是火光和硝烟，俄国侵略军见中国人就杀，黑龙江的水染红了。死尸顺着江水流了三天三夜”。外祖父母、大舅、舅母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和我母亲，虎口余生，总算逃过了这次劫难。外祖父弄到了两匹马，拉着一辆大木轮马车，走了十几天，终于到了卜奎城（现在的齐齐哈尔）。生活的艰难困苦使年老的外祖父母相继离开了人间，母亲徐志英当时只有16岁，就饱尝了国破家亡的滋味，形成了她那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。

我父亲郭福悦，出生于一个满族世家，幼年读过私塾，曾在奉系军阀吴俊生督军手下当过排长。沙俄侵占黑河后，他逃到辽宁当过店员。父亲的大哥清朝时做过小官吏，家里有点钱。父亲的三哥郭福绵，1924年中苏签订“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”后，在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任中方理事长。我